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|一杯|没有|思想|的水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一杯没有思想的水

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杯没有思想的水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 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510-0864-8

I. ①—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180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-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510-0864-8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朋友,你在哪里 / 刘建超 001
- 只要朋友快乐着 / 刘建超 004
- 谁让我们是朋友啊 / 刘建超 008
- 九月的笛声 / 王往 011
- 鸡啼声声里 / 王往 014
- 拉弯的天空 / 王往 017
- 一杯没有思想的水 / 冷清秋 020
- 暮鼓 / 冷清秋 022
- 追忆 / 冷清秋 025
- 人猴恩怨 / 张爱国 028
- 与野猪相遇 / 张爱国 031
- 天鹅优雅 / 张爱国 034
- 父亲的晚餐 / 杨柳芳 037
- 别有洞天 / 杨柳芳 040
- 遇见未知的自己 / 杨柳芳 043
- 美德 / 云弓 046
- 拯救 / 云弓 048
- 痛苦之源 / 云弓 051



- 麦客 / 李德霞 053
- 娘的善心 / 李德霞 056
- 乡村二月 / 李德霞 058
- 谢小迟的春秋故事 / 王秋声 061
- 你一定记得时光的声音 / 王秋声 065
- 纸风车 / 王秋声 069
- 画价 / 王镜宾 073
- 绝学 / 王镜宾 077
- 天眼 / 王镜宾 081
- 禁枪 / 李代金 085
- 母亲的“电影” / 李代金 088
- 父亲的推荐信 / 李代金 091
- 无法寄出的信 / 王金平 093
- 一地鸡毛 / 王金平 096
- 忠言 / 王金平 100
- 孤女认母记 / 李抗生 104
- 绣娘和男人 / 李抗生 107
- 板栗大战 / 李抗生 110
- 半个鸡蛋 / 衣袂 113
- 观音豆腐 / 衣袂 116
- 养柿子 / 衣袂 119
- 怀念一颗西瓜 / 朱占强 122
- 身后的狼 / 朱占强 125
- 长发飘飘 / 朱占强 129
- 根深叶茂 / 李蓬 132
- 越俎代庖 / 李蓬 135



- 旁敲侧击 / 李蓬 138
- 房间 / 袁琼琼 141
- 看不见 / 袁琼琼 143
- 梳妆 / 袁琼琼 146
- 红狐狸 / 王彦双 148
- 玩鸟 / 王彦双 151
- 走眼 / 王彦双 154
- 张章李理 / 左明戈 157
- 飘落的梦 / 左明戈 160
- 免费手机免费打 / 左明戈 163
- 我的大学 / 孙楚 165
- 风的旨意 / 孙楚 168
- 赞美一棵树 / 孙楚 171
- 买给母亲的风扇 / 宋炳成 174
- 飞得更高 / 宋炳成 176
- 没有天哪有地 / 宋炳成 180
- 雪夜中的小木屋 / 曾明伟 183



朋友，你在哪里

○刘建超

贾兴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就如一辆笨重的坦克向我扑来。

“老刘啊，你好啊，久闻大名，心仪已久，一见如故啊，老朋友。”

我被他粗壮的双臂箍得紧紧的，他那生猛海鲜般的胡茬子脸还贴在了我的腮帮子上。四十好几了，我还从没有跟个大老爷们儿如此亲密过，浑身不得劲，从后背到屁股根儿都觉得发麻出鸡皮疙瘩。

贾兴对招呼签到的人说：“把我们俩安排到一屋，我们痛痛快快聊聊。”

贾兴长得五大三粗，整个一个圆。走路时先要摆两下手臂，否则就发动不起来。这副模样实在是和文字联系不到一块，偏偏他也写小说。有几次，我和他的小说发在同一期杂志上。这次应邀来参加笔会也是因为我俩又在《烂漫》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。

三天的笔会，我几乎被贾兴给承包了。我去跟一位从前笔会上认识的关系有点暧昧的女友约会，他也跟着，弄得我连想搞点小资情调的机会都没有。在会上，贾兴逢人就说：“我和老刘是老朋友了，连我老婆和儿子都知道他，我们俩的作品常在一起发，缘分啊。”

笔会结束后，贾兴意犹未尽，跟着我又到了洛阳。我陪他游了龙门、白马寺，吃了洛阳水席、浆面条。分别时，他眼圈发红，说我够朋



友。他那胡茬子脸就又让我起了回鸡皮疙瘩，真受不了。贾兴说：“朋友，有机会到我那里去啊，我请你品尝大龙虾，还有海鲜一样鲜美的漂亮妹妹。我知道，这次开会我耽误你会情人了，哈哈。”火车开动了，他还探出头可着嗓门儿喊：“你一定来啊，不然我可跟你急！”

其实，笔会上热热闹闹嘻嘻哈哈，过后新鲜劲儿也就风吹云般消散，谁也不会把几天笔会上承诺的事太当真。贾兴可不这样，每个月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，正经不正经地东拉西扯一番，挂线时总要强调一句：“朋友，有机会来玩啊。”我也打着哈哈说，一定一定。

事有凑巧，半年之后，单位还真把我派到贾兴所在的城市办事。公事很快就办利索，剩下的时间就是游山玩水。原本不打算跟贾兴联系，自己转转省事还自在。可是来了一趟滨海，如果不同贾兴见一见，日后他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。我便拨通了贾兴的手机，电话里传出贾兴咋咋呼呼的声音：“喂，朋友，你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，泡情人泡腻了吧？最近可没见你发表什么东西啊。喂，朋友，你在哪儿？”

我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。”

“什么什么？你来滨海市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，来品尝你的大龙虾和海鲜妹妹啊。”

电话里的贾兴迟疑了一下：“咳，朋友，太不巧了，我刚好出差在外地。你在滨海能待几天？”

我说：“两天，星期二就得回去，票都订好了。”

贾兴嗓门儿又高了：“不行，朋友！你等到星期三，我星期三无论如何赶回去，咱哥儿俩得喝一杯。”

我说：“你别管我了，忙活你自己的事吧，有机会我再来。”

我又给滨海报社的一位朋友打电话，这位朋友听我说贾兴出差了，说：“不可能啊，上午还见他来报社送过稿子呢。”

我有了些别扭。



贾兴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来电话，问我都去哪儿玩了，吃什么好东西了，并热情地给我推荐游玩的地点，还说去了之后呢就找谁谁谁，就说你是我贾兴的朋友，他们不敢不给面子的。

星期二上午，我正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看新闻。

贾兴又来电话：“喂，朋友，你在哪儿？”

我忽然就坏坏地说：“贾兴啊，我已经在回洛阳的火车上了。”

电话里的贾兴急了：“喂，老刘，你不够意思嘛，说好了你等到星期三啊，我就怕你着急，事没办完就提前赶回来了，刚刚下飞机，正在回城的路上。中午的饭我都订好了，海天大酒楼噢。老板是我哥们儿，专程给搞的新鲜的龙虾啊，你这不是害我嘛。”

我说：“哈哈，我和你开玩笑呢。没见你，我怎么能走啊。我就在迎宾馆 328 房间等你呢。”

电话里的贾兴声调又低了：“啊？啊，那好那好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不见不散啊。”

我忽然觉得自己挺没意思，干吗啊，两人一见面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东西。

我打了车直接去了车站。

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了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

贾兴真的急了：“喂，我就在迎宾馆门口。朋友，你在哪儿？”



只要朋友快乐着

○刘建超

电话是在午夜响起的。虽然已经把铃声调制得很温柔,但是万籁俱寂的夜半,还是把人激出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妻子迅速地抓起电话,睡眼惺忪地问:“谁,怎么了?”

妻子的父母住在县城,身体不好,母亲心脏病,刚刚住了院。只要是家里来了电话,妻子都会条件反射般紧张。

是贾兴。这个贾兴挺有意思的,我们只是在一次笔会上有一面之缘,他却黏缠得跟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。

“朋友,你在哪里?”

“老贾啊,半夜三更的你说我能在哪儿? 在自家床上睡觉呗。”

“老刘哇,你搂着娇妻做蝴蝶鸳鸯梦,你朋友我却是流浪街头有家不能回啊,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?”

贾兴有麻烦了。贾兴五大三粗的,却很有女人缘,身边总是不乏美女。用贾兴的话说,哪个才子不风流? 你说说中国的李白唐伯虎,外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普希金,哪个不是风花雪月左拥右抱? 女人,只有女人才是促进男人才华发展的真正动力。这些话都是贾兴在酒桌上喝高了时说的。贾兴经常在脸红脖子粗的激情时刻,喷着唾沫星子,拍着胸脯说:“朋友,啥时候到我那儿去,好酒美女任你挑。”



我不大相信贾兴的话。都说作家大凡缺什么就想写什么，越是没的越是写得更多。贾兴的小说中充满了男男女女花花绿绿的故事，想必是生活中平淡乏味的人。没想到，还真小看了这小子，不但身边有女人，还是个大姑娘，问题是被老婆给揪住了，把贾兴赶出门外，还嚷嚷着要和他离婚。

“老刘哇，我也是有时鬼迷心窍啊。在文学讲座班上，这个小姑娘好崇拜我，大师大师地叫我哦。小姑娘白里透红，长发披肩，亭亭玉立。她经常找我辅导。那晚下大雨，小姑娘就留在屋里没有走。老刘哇，开始我也是坐怀不乱，可是最终抵挡不住诱惑啊。老刘哇，我现在流落街头，你给我出出主意，只有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啊，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。”

我只得帮着贾兴分析，攘外先安内。咬人的狗不叫，媳妇嚷嚷着和你离婚，其实只是吓唬吓唬你。你要做的是先安顿好媳妇，不要闹到单位。媳妇安抚了，小姑娘也好说了，无非是贪慕虚荣，帮她发几篇稿子，她也就成青年作家了，有了名气，她就不会再缠你了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老刘哇，问题是怎么安抚我老婆啊。”

“买礼物！服装、化妆品、首饰，不停地买，一直买到她心疼了就好了。跟你说，别不舍得花钱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，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是真麻烦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也睡意全无。望着熟睡中的妻子，想，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？

贾兴没再来电话。闲来无事，一个月后我问贾兴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。

贾兴非常兴奋：“老刘哇，哈哈，全解决了。就按你的主意，很管用啊。帮助小姑娘在副刊发了几篇文章，人家就有粉丝了，主动疏远我了。老婆看着我买回的一大堆东西，骂我败家子，不想过了？我轻



轻的一个吻就涛声依旧了。哎，老刘哇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正在参加个采风，几个美女要和我照相，拜拜啦。”

贾兴自在了。

电话又是在午夜响起的。还是贾兴。

我说：“老贾啊，你就不能不在深夜扰民啊？”

“老刘哇，咱们是不是朋友？我把你当成最铁的哥们儿，你把不把我当朋友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咱俩是朋友。”

“那你说，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？”

“老贾，你不会三更半夜和我讨论朋友的问题吧？”

“老刘哇，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？真正的朋友就是他可以半夜三更敲门跟你借钱，而你又根本不问原因就把钱借给他。这就是真朋友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嗯，有些道理。

“老刘哇，我就是半夜敲门借钱的朋友啊。给儿子买了套房子，准备结婚用。托了人，比市场价每平方米低八百块啊。明天一大早就交首付，我是举其所能，东借西凑，还差五万元没着落啊。情急之中就想起了老朋友你。帮我救救急啊，我把卡号给你，你用网上银行给我打过来。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还给你。老刘哇，有朋友真好啊。你记下卡号，我这边等着你啊……”

款打过去三个多月了，贾兴那边也没有了消息。

我电话过去，老贾啊，房子的事情办理得咋样了？

“老刘哇，哈哈，办好了。装修方案都做好了，要欧式豪华装修。老刘哇，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他的女朋友在度假村玩呢，马上就要去漂流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”

妻子问我：“你那朋友贾兴这段时间也没有啥消息啊？”



我说：“没有消息就说明他正快乐着。”

只要朋友快乐着，比什么都好。你说呢？

只
要
朋
友
快
乐
着



谁让我们是朋友啊

○刘建超

我写的小说《朋友，你在哪里》，上了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，我就觉得我和贾兴的交情到此为止了。想想也是，把朋友之间的事抖搂出来赚银子捞名利，也确实有些不仗义。没有想到，我接到的第一个祝贺电话竟然是贾兴打来的。他的嗓门儿震得电话发抖，离着两米远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：“老刘啊，恭喜你上榜啊。我很荣幸成为你文中的典型人物啊。我真的有那么虚伪吗？”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想解释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：“老贾，其实我只是……”贾兴打断我的话：“行了，哥们儿。我不在意，哈哈，谁让我们是朋友啊。”

我为一家杂志社划拉个中篇小说，交稿的日期快到，可我只开了个头就磕绊住了。心情烦闷，到网上去溜达，和一个叫阿飘的 Q 上了。阿飘传来了她的玉照，妩媚骄人。我决定去会会阿飘，她还和贾兴在一个城市。动身之前，我还是先给贾兴打了个电话，免得日后落下啥话柄，贾兴如果还躲着，那就正好，反正我也不是冲着他去的。贾兴显得异常兴奋：“好啊好啊，老刘啊，还是信得过哥们儿嘛。我到车站接你，不见不散。”

我在车上设计了好几套和阿飘相会的方案，甚至设计好了台词，还有更隐秘的细节。出了车站，就听到贾兴的大嗓门儿，紧随着就是



他胡子拉碴的脸贴在我的面颊上。“走走走，住处我都给你安排好了。”上了一辆面的，左拐右转地到了一家门面简陋的招待所。“我转了一下午，就这家价格便宜。”我想告诉贾兴，我也是假公济私，这趟差是可以报销的。贾兴说：“其实出来玩关键是玩得痛快，眼睛一闭睡哪儿都一样。你在屋里迷糊一下。六点钟我们准时吃饭。”说完，贾兴的体积就从屋里消失了，房间立时显得宽敞了不少。

六点整，听到了贾兴的大嗓门儿：“老刘啊，我在楼下等你，吃海鲜去。”

大排档靠近海边。贾兴还带了一位女朋友，长得粗黑威猛，像是练柔道的。贾兴介绍说：“她叫阿娇，是你的崇拜者啊。”又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，“我的红颜知己。”阿娇的一双厚手攥得我直咧嘴。菜还没上，贾兴就自饮了三杯酒：“这是我自罚的——上次没有亲自接待。”贾兴又倒满直杯，“老刘，这三杯，你该不该喝？”有啥说的，我更该罚。喝！贾兴对阿娇说：“你崇拜的大作家就在你面前了，机不可失啊。”阿娇也和贾兴一样，自己先干了三杯，然后给我满上三杯。我说我确实不胜酒力，能不能少喝点儿。阿娇不愿意：“刘老师是看不起我了。我可是看着你的小说长大的，老师不喝，我喝！”阿娇把三杯酒又端着喝尽。逼上梁山了，我也只得喝下三杯酒。记不得后面的事了，好像上了一条什么鱼，我就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回到旅馆的都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贾兴把我从床上拉起来，我的头还一跳一跳地疼。我还惦记着和阿飘的约会，就对贾兴说：“你也挺忙的，今天我就自己转转。”贾兴呼扇着大手：“不行不行，项目我都安排好了。我和阿娇是陪吃陪玩陪游，三陪到底了。”不由分说，贾兴就把我塞进了面包车。

我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给阿飘发了个短信，告诉她我已经到了她的身边，只是被朋友热情劫持，正无可奈何地转景点。抽出机会我



就去看她。贾兴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凑,景点一个接着一个,好像今天不看明天就会消失。为了赶点,我们午饭也简单,面包火腿矿泉水。从景点出来,我们都感到累了,坐在石凳上闲扯。贾兴看看表,说:“老刘啊,看得怎么样?我这儿的名胜古迹我可是都带你看了一遍。”我说:“累是累点儿,可玩得很高兴。老贾,辛苦你了。”贾兴仰着脖子往嘴里灌矿泉水:“说什么哪,谁让我们是朋友啊。老刘啊,你来的时间短了点儿,要是多待几天,我带你到郊区看几个景点。”我看着贾兴,没有明白贾兴话的意思——我并没有准备离开啊。

贾兴拍拍手,提起我的手包,说:“从这儿到洛阳就一趟车,旅游季节票不好买。还是阿娇在车站的朋友帮忙才买到的票,四点二十发车,还有二十分钟。我们走吧,去车站。”

我被稀里糊涂送到了车站。贾兴递给我一袋水果,说:“老刘啊,谢谢你来看我。我就不送你了。”

“老贾,你太热情了,让我有些受不了。其实我还想再……”

贾兴把我推上了车:“快回去陪嫂子吧。有机会再来啊,来了一定和我联系。谁让咱们是朋友啊。”

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了。



九月的笛声

○王往

昨天一天,阿昆来回走了七十八里山路,天黑透了才回来。阿昆是去城里卖菠萝了。这是他们家卖最后一趟菠萝了。阿昆回来后,笑咪咪的,卸下背篓坐到油灯前就点钱。其实,阿昆在城里就点清了,他是要让婆娘高兴一下呢。阿昆的大拇指蘸一口唾沫数一张票子,数完了,婆娘伸手要接过来,阿昆往后一缩:别动,我还没数清。婆娘脸一冷:我数数会少啦?阿昆一手攥着钱,一手又到怀里掏出一把硬币:你让我过一下总数。婆娘很眼馋地看着阿昆把一枚枚硬币放成十个一摞,一共是四摞,其中一摞才九角钱,数了一遍,还是九角。阿昆说:也不错了,一共是七十八块九角,你再数数?婆娘边数边说:这下好了,光笑、岩尼、劳班的学费都够了。阿昆提过烟筒,点了支烟,吸了口,笑笑。婆娘猛然想起来说:你快吃饭去。阿昆说:先给我泡点儿大叶茶。我问你,还有没有菠萝了?婆娘说:你也是会嚼白,不是你跟我一起砍的,没有了你不晓得?阿昆笑笑:我想,要还有一背篓就好了。婆娘说:别说菠萝了,猪也让你卖了,牛也让你卖了,要不,你把我也卖了?阿昆说:你不晓得,我想买台收录机呢。什么收录机?婆娘问。阿昆就把收录机怎么怎么好玩说了。婆娘说:好是好,但钱不够啊!你不是说最差的要六十块嘛,咱四个班级四十二